

好  
家风

## 一方牌匾三代兵

□ 陈日旭

2019年开春，社区领导颁给我一方金灿灿的牌匾：大红色的魏碑体“光荣之家”四字端庄夺目，右下是“上海市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部监制”字样。不久，小女儿来电告知，她家大门上方及客厅墙上也各安上了一块“光荣之家”牌匾。我明白，此因女婿和外孙都是退役军人，叠加的荣光！

同样一方牌匾，有着三代人当兵的故事：

我于1961年参军，1965年退伍，是一名老退役军人；女婿1991年当兵；外孙2015年入伍。三代人都穿过戎装，握过钢枪。我们军种相同，都是陆军；兵种不同，我是步兵，女婿炮兵，外孙通信兵。然而，重要的是，三代人的信念相同：即热爱党和人民，贡献青春，报效祖国。

我初入伍时，驻地在江西上饶罗桥。第一次离开上海，告别家人，眼前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在新兵连集训，我担任班长。内容基本是适应部队生活，训练也是出操、队列等，还有就是听报告，接受思想教育。约半月后，分入步兵连队。

真正的考验是体能训练，全连干部战士人人全副武装，开赴野外。出发前着装，武器弹药，背包水壶，脖颈上再环套长筒米袋（每人协助炊事班分担），背包带在胸前打结，加上重力作用，我不觉浅吟一声，胸口有点闷哦。不料给指导员听到，立马厉声批评：“还未上路，谁就叫苦啦！”我立刻涨红了脸，感到委屈，再也不敢吱声。好在翻越枫岭头及连续几天的山路行军，我克服了山道艰险、

脚上打泡的困难，咬牙坚持下来，再没给新兵丢脸。通过此事，我懂了一个道理：当兵就是要吃苦！

在江西不过4个月，部队奉命调防江苏射阳东北的扁担港口。12月底，正是一年寒冷季节来临，苏北沿海大地除了大片盐碱土，就是海堤外芦苇摇曳的茫茫滩涂。部队没有营房，连队以班排分散驻扎，生产队的旧空房、棉花仓库，甚至破落废弃的砖窑也住进一个班。从翌年起，部队任务空前加重，三大任务是：造营房、筑海堤工事、加强战备军训，包括海边巡逻、驻地岗哨。

其时，苏北沿海不甚太平，夜间海上常有敌特的信号弹升起。1963年秋的某个清晨，我部掌握情报，就在驻地海滩一带围捕从海上偷渡过来的小股特务十余人。我参加了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军事行动。说实话，当时心情是兴奋紧张的，如今却感自豪和值得回忆……

女婿在云南弥渡当兵。炮兵虽机动化程度高于步兵，但同样要强化训练，除了战士个人的擒拿、战术、体能训练外，挖火炮掩体、构筑阵地、搬运炮弹、擦拭炮管，都要耗费巨大体力。如口径大的榴弹炮炮弹，足有四五十公斤重呢。如遇实弹演习，对耳朵冲击非常大，射击时必须张大嘴巴，加强保护。他告诉我，服役三年期间，也曾为维护西藏稳定作过贡献。

外孙入伍分在有“鹭岛”美称的福建厦门某部通信营，驻地对面就是鼓浪屿。新兵训练大致相同，体能训练也少不了负重越野行军等。他有一项任务是，常要去鼓浪屿送文件，凭士兵证和军装，就可免费上轮

渡。后来，去的次数一多，轮渡站工作人员都认识他了。送文件，并不轻松，限定时刻不算，再恶劣的天气也要完成任务。故此，他不敢在岛上逗留，更无心欣赏鼓浪屿的旖旎风光。

2016年9月中旬，外孙从微信发来照片（平时战士手机上交，统一保管，休息天可用），内容是厦门地区受超强台风“莫兰蒂”重创，有人员伤亡，市容严重破坏，当地驻军上街抢险，扛起倒伏的树木，清除路障。累了，首长命令部队就地休息，他们就成排地躺在人行道上，成片迷彩服的身影里，我外孙也在其中。我凝望外孙的面孔，青涩中已泛出几分坚强、成熟、懂事……

军中流行一句话，步兵苦，炮兵松，稀稀拉拉通信兵。我们三代的兵种似正中此戏言。其实呢，不尽其然。我家三代退役军人的共识是，各军兵种皆有特点，然而，解放军听党指挥，服从命令，严格的管理，铁一样的纪律，吃大苦，耐大劳是永远不变的本色。

□ 方鸿儒

赤日炎炎似火烧，我在家里孵空调，上上网，写写稿，不由得忆起童年年度夏时的种种童趣、野趣。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笔者随父母从长宁的兆丰新邨迁居到当时的乡下塘桥老屋。生活环境的遽然改变，使我很快跌打滚爬成了与农家孩子为伍的“野孩子”。

时光回流，现在想起来，那年头的孩子其实是真“自由”，真开心！所谓的“暑假作业”不过是薄薄的一本意思意思的练习册，花上三五天便可将其涂抹完。余下漫长的假日，便是属于自己的快乐好时光。父母上班，孩子们基本上是“散养”。

盛夏酷暑对贪玩的孩子来说不但不可怕，且正可享受唯有夏季才有的各种玩乐游戏。

晨曦微露，在老屋中的竹榻上汗流浹背地睡了一夜，我

忆  
当年

## 童年时代的「老师」

乡下还有许多坟墩头，是蟋蟀最佳藏身之地。坟墩头上杂草丛生，有一种叫不出名的藤上长着刺的野草，一不小心脚上皮肤便会被它划出血痕。但因为抓蟋蟀，也顾不得疼痛了。听得蟋蟀叫声，便小心翼翼地扒开草丛，见其虫影，用丝网罩住即可。

抓来蟋蟀后，小伙伴们便在空旷的场地上斗蟋蟀。蟋蟀在盆中搏斗撕咬，一旁观战的我们也呐喊呼叫，极其兴奋、刺激。

粘知了要用废橡胶和松香，先在煤球炉上融化，再将其调和，便很有黏性了。然后找一根长竹竿，提个笼子就行。因为当年并未有“高温红色预警”，在烈日下粘知了，我曾“野”到手臂被毒辣的阳光暴晒到蜕皮居然毫无灼伤的感觉！

笔者当年所居住的老屋门前有一条宽约十余米的直通黄浦江的小河浜。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我的泳技无师自通。那时到河浜野泳叫“汰冷水浴”。我从狗爬式到侧泳、自由泳、仰泳全学会了。夏季一到，乘着潮涨，每天必跳入河浜汰冷水浴，顺流逆水，来回游上几圈。那可真是一项相当过瘾却又不费分文的健身运动。

夏日的夜晚，对孩子们最有诱惑力的便是看露天电影了。电影海报刚贴出，孩子们便切切地盼着这一天的到来。电影是在塘桥小学操场上放映的。票价很是便宜，仅五分一张。

当年我家兄妹七人，家中经济拮据。记得那晚放映的是《五更寒》，我苦苦哀求母亲，索讨五分钱而不得，只能失落而呆呆地看着别家的大人孩子拿着自备凳椅，嘻嘻哈哈地朝学校走去。

我极想看却又没钱买票。万般无奈之下，在夜色朦胧中，我叫上几个胆大的小伙伴，从架在河面上的自来水管子上冒险攀爬过去。然后乘纠缠不注意时，迅速翻篱笆进操场，混入观影人群，忐忑不安地算是看了一场“逃票电影”。

电影散场后，我悄悄地溜进屋内。母亲见着我，却什么也没说。我钻进蚊帐里，躺在竹榻上，回味着电影中的情节，渐入梦乡……

是的，每代人的心中都有自己对童年时最美丽、最有趣的夏日记忆，但在我便是感谢大自然的恩赐。烈日、潮水、鸣蝉、蟋蟀，还有田间的瓜果，夜晚的纺织娘、萤火虫……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使我的童年真正闪烁着“金色”的光彩！

春  
霁冯  
念  
康  
作

## 长寿的秘籍

□ 侯宝良

人都羡慕健康长寿的老人，每当我陪伴母亲散步在公园，或推轮椅在医院就医，旁人听说母亲95岁高龄了还如此健康，都纷纷赞叹不已，也让一旁年过七旬的儿子我增色不少。常会有人打探老人的长寿之道，我实不相瞒：子女孝顺、家人的关照才是当今老人的长寿秘籍。

4年前我母亲91岁，有天她呕吐不止到晚上，我不顾老人家不愿就医的固执，叫上救护车就送医院，经诊断是“肠梗阻”。医生建议手术，同时又顾虑是高龄老人，要我慎重考虑。我结合母亲平时的身体状况，只要有一丝希望，我毅然决定

手术。老人术后生活自理能力差了，但体质在慢慢地康复。就连在旁的护工都感慨了：“你们城里人不得了，91岁还开刀啊，要在我们乡下哪能办？”

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母亲出院后径直去了福利院。护工怕老人跌倒，要她卧床休息，但母亲要强，坚持要起床锻炼。于是我每天三次到她身旁搀扶着她行走，后来推着轮椅散步，从房间到走道，从室内到室外。渐渐她恢复了体能，可以拄拐行走了，又从护理区域上升到了健康养生区，可以自己到小花园与周围的老姐妹们一起快乐地生活。期间她又频发脑梗，多次送医急诊后转危为安。设想如果没有生活信心和旁人的悉心关照，母亲能有今天吗？母

亲从横着进来到站起来，着实颠覆了养老院老人们心理上“走进来、横出去”的心理阴影。

老人长寿就是离不开旁人的细心照料，即便孤老也如此。有次我在医院陪护母亲，邻床就是养老院送来的孤老，因为有长期护理的护工陪伴，对医生的询问病情如子女般的对答，医生立即对症下药，没几天就康复出院了。相比有位居委托人送来的老人就没此福分了，因为医生对病情一问三不知，医囑难开，结果失去了最佳时机。

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太平盛世才有越来越多的长寿老人。上海已有数据表明百岁老人已超三千了，有啥秘籍？我的答案是：长寿者周围有“负责任”的晚辈！

睡眠惺忪地起来，端着一把竹椅在屋前纳凉，呼吸着屋外新鲜而凉爽的空气，聆听着树丛中鸣蝉一声声“热死了，热死了”的清脆而悦耳的叫声，便驱走了闷热夏夜带来的疲惫。

简单而胡乱地吃完早饭，相熟的小伙伴们便会不约而同地聚拢于屋前的树荫下，开始下棋或打牌。争执与输赢是难免的，但更多的是快乐与友情。

打牌是小赌，赌的不是弹子就是香烟牌子。或许因为我的手气不错，赢了不少弹子。但最终还是被“望子成龙”的父亲全扔到老屋前的河浜里去了，让童年的我难受了好几天。

乡下的孩子一到夏天最喜欢玩的莫过于抓蟋蟀和粘知了了。当年笔者居住的塘桥

快  
人快  
语